

歐洲戰史

第一章 戰亂起因及開戰當初之列強外交

第一節 戰前歐洲政局之一斑

民國三年八月，即西歷千九百十四年八月，歐洲戰亂勃發，是役也，原因不一，溯其淵源，實肇端於千八百七十年之普法戰爭，蓋德國依據千八百七十一年五月十日之「佛琅克佛爾」(Frankfurt)和約，由法國割取「亞爾薩斯」Alsace。(羅列因) Lorraine一洲，德法兩國間，遂種結一種永遠不可解之深怨，德以戰捷結果，一躍而握中歐霸權，更懷抱雄圖，求躋於世界強國之地位，不圖與英俄法等國發生利害衝突，致釀成此次戰亂，故吾人擬敘述千八百七十一年以後之歐洲政局變遷，以明此次戰亂之起因。

德法戰後，德相「俾斯麥」，竭全力統一德國，改良內政，如外交政策一事，毋甯採取消極方針，與隣邦維持睦誼關係，以鞏固本國國際地位，務求以夷制夷，離間敵國，使勿以我爲敵。

於是奧匈國按照俾斯麥默示，擬獲取巴爾幹之地以償義國，奪還（威尼西亞）*Venice* 之代價，而專注力於南下政策，嗣因與俄國競爭，覺須求助德國，乃棄千八百六十六年之舊怨而信賴德國，當時俄帝以與德皇威廉一世、有皇室上近親之關係，故國際上與德國保持睦誼，千八百七十二年，奧俄兩帝，由俾斯麥斡旋，與德皇會於伯林，成立所謂「三帝同盟」，雖僅屬一種默契之提攜，未具體訂結條約，然俾斯麥所籌畫之法國孤立政策，則大告成功矣。

但法國戰後不出數年，即全然恢復原狀，並積極擴張軍備，欲相機報復德國，當局知之，遂於千八百七十五年，陰修戰備，擬乘其軍實未完備時，擊破之，使無力再起，然此時俄帝亞歷山大二世，毅然援助法國，於是德俄關係，漸趨冷淡，俾斯麥知與俄國爲敵之非計也，乃舉君士坦丁暨中亞方面之廣闊地域，任俄自由處分，離間英俄，以緩和其排德政策。

嗣後千八百七十七年，俄土兩國，發生戰事，其結果，英俄兩國間危機一髮，俾斯麥於千八百七十八年舉行伯林會議，雖以公正態度爲俄國担任調停，竟未能融洽俄國感情，此次會議，俄國未收得何等土地之利益，而奧匈國，反因德國援助，得佔

領「波斯尼亞」Bosnia「黑塞哥維亞」Herzegovina二洲，故俄對德奧，表示敵意，於是俾斯麥於千八百七十九年，秘與奧匈國訂結同盟條約以防禦之，此二國同盟，實爲德對法及奧對俄之純粹防守同盟，爲造成歐洲近代政局最有力之要素，此時意大利，雖因建國以來，爲日尙淺，正積極整理內政，未遑他顧，然自認爲勢力圈之（突尼斯，）既併於法，而地中海制海權，復被侵害，故對於法國，漸抱反感，而增加危懼之念，見機敏捷之俾斯麥，遂誘致義國，加入德奧同盟，於千八百八十三年，組織三國同盟，其結果，德國在歐洲之國際位置，乃愈增鞏固。

斯時也，其餘歐洲各國，竟中俾斯麥之籌畫，互相睥睨，無復一致團結之望，千八百八十二年，英國佔領埃及，遂使英法關係，更趨不良，而他一方面，俄國在中央亞細亞不屈不撓之侵略，益使英俄反目之程度，更進一步，德國乘虛而入，過露頭角，發展本國勢力，不顧其他一切利害，致使各國悉敵視德國，然彼等對德抱危懼之念，實在現德皇威廉二世就位罷免俾斯麥之後。俾斯麥雖締結三國同盟條約，然仍堅持消極方針，汲汲與俄國維持睦誼，千八百八十四年，又與俄國成立所謂「再保險條約」之祕密條約，約定德國被擊時，若俄國不援助其敵之法國，則俄國被擊

時，德國亦不援助其敵之英國，其條約期間爲六年。

迨俾斯麥一旦去職，千八百九十年以來德國當局之外交政策，其態度頗欠慎重，俾氏所慘澹經營之德俄盟約，任其滿期而不顧，加之俾氏向來對巴爾幹問題，雖採取公正無私不干涉主義，而威廉二世，則對近東虎視眈眈，千八百八十九年及千八百九十八年，兩次親赴君士坦丁，籠絡土帝，獲得「巴格達德」鐵路建築權，並扶植德國勢力於土國，是實予俄國世世相傳南下政策以一大打擊，故俄德關係，日益疏遠，使俄接近法國，於是俄法兩國國交，於千八百九十一年至千八百九十六年之間，逐漸融洽，遂訂結正式之防守同盟，以對抗三國同盟，是實爲此次戰亂之大原因。

嗣後法國少紓後顧之憂，乃專注意力於海外發展之政策，因得日義兩國同意，遂着手侵略摩洛哥，旋於「西亞非利加」——「馬達加斯加島」(Madagascar)及後印度等各地，獲取殖民地，其中雖與英國發生爭執，屢瀕於危，終於千八百九十六年，成立妥協，結局法國於殖民政策，收得偉大之成功，此時德國亦隨人口加增，與工業發達，漸覺有經營殖民地之必要，自千八百八十四年以來，雖於亞非利加及南洋諸島

，獲取若干地點，然爲時已晚，有望之殖民地，殆悉被英法兩國佔領，德國所得者，多屬不毛之熱帶地，英法兩國，方且隨處牽掣其發展。

於是英法兩國，於千九百〇四年，更就殖民地締結條約，約定英國承認法之摩洛哥優先權，法不反對英之佔領埃及，前此爭執，爲之一掃，而德國對於英法兩國之殖民政策，向即監視以猜忌之眼光。今見兩國妥協，未能忽然，於是於千九百零五年三月，日俄戰爭進行中，威廉二世，突遊歷摩洛哥「丹拿爾」(Tangier)港，會晤摩洛哥君主之代表，承認其絕對獨立，並宣言謂，朕於本日訪問具有獨立君主資格之摩洛哥皇帝，將此君主所轄之摩洛哥，置於絕對平等基礎之上，冀其開放門戶，以供各國民之和平競爭，毋論何國，不得插入於德摩兩主權者之間，而礙德國利益云云，此時德國國民，多壯德皇之言，英法兩國，以德國關於摩洛哥及埃及問題，未經一次會商，竟擅訂條約，至爲憤慨，因之形勢頗趨危險，然法國政府，顧慮此時與德國交戰之不利，乃使主戰派領袖之外長「迭爾加瑟」去職，約定容納德國提議在「爾拉斯亞爾及耳」，舉行各國會議，討論摩洛哥問題，於是千九百零六年一月至三月，舉行「亞爾哲希拉斯」(Algiers)會議，英俄兩國外三國同盟中之義國，均

祖助法國，反對德國提案，德國乃不得已讓步。此中消息，如具體言之，不外德國目覩法國同盟之俄國，東敗於日本，窮難援助法國，擬乘此機威脅法國，而示威於西歐各國，並對英法兩國協商之程度，加以試驗而已，先是英國 Edward 七世即位後，鑑於歐洲形勢，放棄原有之光榮孤立政策，於千九百零三年，親赴巴黎訪問，表示懇懇，翌年，遂與法國成就親善之協商，更於千九百零五年，日俄兩國在「樸茨茅斯」媾和時，使日本緩和其要求條件，以見好於舊日仇敵之俄國，遂於千九百零七年，與俄國締結關於「波斯」「阿富汗」及西藏之條約，前此爭執，完全解決，成立所謂三國協商，此時屬於三國同盟之義國，自就「的黎波里」問題與法國妥協後，對於法國之反感，亦漸消滅，對英國仍舊親密，且與俄國亦無利害衝突，反與同盟國之奧匈國，因「亞德利亞」海及巴爾幹半島之政策上，不能一致，而國民中，亦有不慊於三國同盟者，故事實上，義國亦有接近三國協商方面之傾向。

自是英王 Edward 之包圍德國政策，逐漸成功，德國遂陷於孤立無援之苦境，唯一友國，僅餘奧匈國而已，於是德國認為打破此新形勢，為國家生存上之第一要義，遂於千九百零八年，與國宣言併合 Bosnia-Herzegovina 一州時，極力扶持奧匈國，

而排斥俄英法等之抗議，迨塞爾維亞求助俄國時，復威脅俄國，使奧匈國達其目的。

千九百十一年，摩洛哥發生變亂，法國乘機進兵于其首府「非斯」，德國立派軍艦「邦帖爾」號于摩洛哥西岸之「亞加基爾」港，對法國提出強硬抗議，此時英國乃蹶起，援助法國，故德國不得已，表示讓步，僅割取法領剛果 Congo 之一部。然德國國內，因是輿論沸騰，成爲帝國議會之一大問題，斯時如某議員攘臂聲稱，吾人何故不由武力解決，全德國國民，與其受此屈辱以生，毋寧流血而死云云，極力攻擊政府退讓之失當，在皇族旁聽席中之皇儲，亦不禁拍手喝采，由是可知一般國民對於英法兩國之反感，如何激昂矣，同時巴爾幹危機釀成此次戰亂直接原因當千九百十一年，義國欲達其宿望，與土國開戰，遂于千九百十二年九月，由瑞士「洛漲」和約，略取「脫利婆利斯」簽字未畢，塞希勃及黑山等四國，亦訂結同盟，提出「馬其頓尼亞」問題，與土國構釁，遂陷土軍于屢戰屢敗之悲境，此時塞國乘戰勝餘威，侵入北「亞爾巴尼亞」，佔領「亞德利亞」海沿岸之地，實予奧匈國之南下政策以一大打擊，故維也納政府，提出強硬抗議，雖訴諸武力，亦擬阻止其進行，由是對俄形勢

，益加緊張，然此時英法兩國，已與德國同任調停，乃得倖免。

巴爾幹戰爭，于千九百十三年五月三十日，以倫敦和平條約，暫時告一段落，但未經三旬，因分配佔領地之爭執，勃牙利對塞希黑及羅馬尼亞，復開始戰爭，而勃軍全敗，結果于同年八月十日，以「葡加列斯特」和約，仍然恢復和平，以前後二次戰爭之結果，巴爾幹形勢，全然一變，土國幾被逐出歐境，僅得保有君士坦丁及其後方，而斯拉夫民族則驟然增加其勢力。

由是德國對於本國前途之存立大計，不得不加以考慮，蓋該國辛苦經營，成爲世界強國基礎之海外殖民地，既封鎖于英法，而在南美貿易，又被美國壟斷，遠東又須與日本競爭，且巴爾幹復有「斯拉夫」民族新進強國之勃興，則其利用伯林巴谷達德鐵路以併吞阿士曼帝國，使爲德國民族唯一發展地之一大經綸，已被根本推翻，是已巴爾幹戰爭，尙未終局，德國卽有鑑于此，認爲須盛行擴張陸軍，當卽提出豫算案于議會，是時宰相「賀爾維希」氏，警告以汎斯拉夫主義，與汎日耳曼主義，遲早難免一戰，于是全會一致，立即議決，自斯以後，德國報紙，對於俄國，常施以猛烈之論戰，並集矢於其同盟國之法國，「比戎哈爾基」將軍，亦於此時謂吾人瀕於

存亡危急之秋，不興則亡，不能不任擇其一以自處焉。
以上爲此次戰亂導火線，即千九百十四年六月「塞拉熱窩」兇變以前，以德國爲中心之歐洲一般政局，由是觀之，即無塞拉熱窩事件發生，歐洲形勢，亦極黯澹，而知其遲早必發生一大變動，尙有一事，認爲係釀成此次戰亂之原因者，即各國之擴張軍備競爭也。

第二節 各國擴張軍備之競爭

歐洲各國，競相擴張軍備之禍端，實肇始于千八百八十六年蒲蘭哲將軍之陸軍法案，其結果，法國陸軍，雖將平時定員，增至五十萬餘，然當時德國之平時定員爲四十二萬七千，俄國亦僅五十五萬，俾斯麥乃建立較少之案，于七年計畫之下，更增加四萬一千之定員，爲實行此計畫，解散帝國議會一次，對新議會，不得不強制實行，德相「嘉葡尼維」伯爵，旋于千八百九十二年，更將平時定員增爲四十七萬九千，該伯爵亦如前年之俾斯麥，不免與帝國議會發生一大衝突，旋將三年之在役年限，減爲二年，因是既減輕徵兵之個人負擔，而受軍事教育之人員，反積極增加，得以增加戰時人員之數，然法國人口較少，而其增進率，亦按年減輕，漸陷於停滯不

動之狀態，究難長期保持，此種競爭，然則千八百九十六年法俄兩國之訂結同盟條約，亦可認爲法國自覺其敗于軍備競爭之第一次表象也。

千八百九十九年，德國期以六年將常備軍增爲四十九萬五千，更于千九百零五年，增爲五十萬五千，其擴張理由，係指摘法國之戰時人員，今尙超過德國，且又將三年兵役改爲二年兵役制，勢將益佔優勝，此擴張案，立即影響法國，該國元老院，乃于千九百零五年春季，決定新陸軍法案，並將代議院對後備軍每年點名召集之次數，擬行減輕之各種修正，一併刪除，而該國政府制定新法律之理由，則起因于前年之摩洛哥案。

法國自千八百八十六年以來，雖努力增加其平時定員爲五十四萬五千，戰時人員，爲四百萬，然德國則于同年間約得五百四十萬之戰時人員，不僅其裝備與編制，較法國無遜色，而人數亦遠佔優勢，故法國爲打破此優勢起見，除與俄國聯盟外，別無良策，然其結果，實予德國以兵力上之一大打擊，由是對俄法兩國，懷抱反感，勢所必然，於是千九百零九年，積極增加陸軍費，擴張軍備，一面援助奧國，使其併吞 *Bosnia-Herzegovina* 兩州，一面威脅俄國，告以俄若妨礙奧國，出於軍事行動

，則不免先與德國相見於疆場云云。然當時俄國方挫於日本，尙未恢復原狀，竟無力與之抵抗也。

千九百十一年，發生「阿加基爾」問題，德對法雖不辭一戰，然因英國毅然出於援法之態度，仍感覺其兵力之不足，爲之束手，但德國因此，更於千九百十二年，提出陸軍擴張案，該擴張案，雖照德國政府當時在帝國議會所說明，起因於千九百十一年各問題，爲必然之結果，然當時對於德國，並非焦眉之急，蓋稱爲巴爾幹斯拉夫統一主義領袖之俄外長「伊治渥爾斯基」氏，業已去職，代以「沙佐諾夫」氏，於千九百十年，隨俄帝會晤德皇於「婆支達姆」，並千九百十一年，對波斯與「巴格達德」鐵路問題，成立妥協，是德俄關係良好，灼然可知也。

德俄關係，當時既屬於親善方面，迨千九百十二年，發生巴爾幹戰爭，德國表面仍出而斡旋，努力融和奧俄兩國感情，其意乃在永久剝奪俄國干涉該半島事件之權利，千九百十三年，第三次巴爾幹戰爭結果，半島形勢，頗不利於德國，該國參謀本部，遂制定新陸軍法案，更計畫繼續事業，擬將平時定員增至八十七萬，戰時人員，增至五百四十萬，德相對於偉大擴張，向帝國議會說明，謂目下德俄兩國關係，

德俄關係良好，灼然可知也。

雖屬親善，然對於全斯拉夫運動之趨勢，不能不有所戒備，且俄國現又極力發展經濟，改造陸軍，應加顧慮，並謂法國以增加常備軍效力之目的，擬恢復三年服役制，刻正在審察新法案之中云云。

德國就豫備兵言，雖認為優於法國，然現在法國實行新法案結果，則不得不與優於豫備之一大強國，行其軍備之競爭，要之千九百十三年之陸軍，法於德國爲國防保險乎，抑屬挑釁之準備乎，是全係乎德國此後之行動如何，以推測之矣。

法國聞德國之有此舉，立即於三月四日，舉行高等軍事參議會，決定恢復三年兵役制，增加戰鬥力，德國陸軍法案，以六月三十日通過議會，而法國內閣議長，則以五月十五日告知議會，謂擬以職權將本年秋季之二年兵役未完者，留置現役云云，於是法國陸軍法，以七月十六日通過議會，按該法案之徵兵年齡，係以二十一年改爲二十年，規定即日施行。

在此數星期前，六月十二日，比利時改正從前制度，爲全國皆兵制度，俄國則於七月八日議會，開秘密會，可決新陸軍豫算案，縮短服役年限，以增加戰時之定員。奧匈國雖未於此時特別擴張兵力，然於十月三十日，提出二千八百萬英鎊，臨時陸

海軍費之豫算，決於千九百十四年度半季支出。

在歐洲大陸各強國間，互相警戒，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之危機未到以前，各國早已忙於擴張軍備，最初鳴此警鐘者，實爲德國，該國對於此事辯稱，表面上任如何觀察，然使德國所以有千九百十三年非常軍備之計劃者，厥惟俄國，德國軍備，究不外爲對斯拉夫族十字軍之一種自衛手段云云。

然俄國方面意見，則謂俄國所處地位，大於德國，已往五年間，俄國歲入超過歲出者，每年平均達二千萬英鎊，而千九百十三年，歲出爲三億二千四百萬英鎊，千九百十四年，陸軍軍事費豫算，其七千八百萬英鎊，中有一千五百萬英鎊，須緊急支出，然德國千九百十三年度總歲入，爲一億八千四百萬英鎊，千九百十四年，陸軍軍事費豫算，則爲六千萬英鎊，俄國有一億七千三百萬人口，而陸上境界，又須三面防禦，反之德國有六千五百萬之人口，而應防禦之國境僅兩面，由是觀之，俄國軍備規模，較之德國，毋甯失之過小云云。

德國又就該國必須擴張軍備一事，陳述理由，謂俄國近年改革陸軍結果，集其軍隊於西境，並積極增加兵員，而西方要塞，亦以空前之規模，盛行設備，爲圖戰時動

員之便利，並建築新道路及新鐵路，又特於西境建築軍事鐵路云云。

復次，就英國對德國海軍競爭一事觀之，英國原以法俄兩國爲英國之主要海上競爭者，原則上雖曾制定二國標準主義，然千八百九十八年以來，德國屢擬擴張海軍，漸失其效力，英國所感危險殊甚，但英國對德國之建設強大艦隊，初尙怱然置之，迨千九百年，德國陡然對千八百九十八年之製艦計畫，予以根本改革，殆兩倍其製艦數，故英國始爲之愕然，於是該國維持二國標準主義一事，逐年感覺困難，自由黨以製造軍艦，失於浪費而反對之，故自由黨內閣，曾於千九百零六年至八年，試行減少海軍費，但德國不獨未低減其製艦計畫，反將海軍費增加三分之一，其結果，英國發見數年後，弩級戰艦，勢將見絀於德國，故不得已，復按年增加其海軍費，是年三月十六日，首相在議會聲稱，吾人從事海軍之競爭，誠屬遺憾，雖未必出於排德之感情，然我國家之安全，全係乎海軍之優勢，此優勢若被打破，究難怱然置之，不顧云云，因此三國同盟，成爲英國海軍之特別標準，千九百十一年三月十三日，英國海長演說，謂我國海軍，不獨須較任何強國佔優勢，且須對可假定爲敵人之各國聯合艦隊，亦能保持獨力抵抗之優勢云云，海長於弩級戰艦，對德國海軍，暗示

以保持六成優勢之計畫。然該計畫因千九百一十二年德國新海軍法案出，更有擴張之必要，蓋德國依據此新海軍法案，此後六年間，每年投一千萬鎊，製造軍艦，擬使其隨時得從事戰爭故也。是以是年德國尚未提出該擴張計畫案以前，英國政府即聲明製艦速度，如果提前，則吾人臨時建造之軍艦，須兩倍於德國起工中之艦數，但德國若緩其準備，則吾人亦願隨而減輕云云。然上述德國海軍法，爲答復此宣言而提出者也，於是英國亦決定約一百萬鎊之臨時海軍豫算案，但英國海軍當局，於千九百十三年公然交涉，擬經兩國同意後停止新製艦事業，德國置之不理，是年海軍豫算案，較之前年度，增加五十萬英鎊焉。

各國之軍備競爭，如上所述，至近年益甚，殆不知伊於胡底，雖相率以限制軍備之目的，先後在海牙舉行萬國和平會議二次，亦未能遏此趨勢，庶令人恍然於歐洲現狀，非爲平和而武裝，乃爲武裝而平和耳。

由是觀之，在「薩拉塞窩」事變未發生以前，歐洲政局，已潛伏多數之國際危機甚明，尙有一事爲釀成該事變之直接原因者，即奧塞兩國之失和是已。

第三節 奧塞兩國之失和

奧匈國於千八百七十八年，根據伯林條約「博得」波斯尼亞 赫爾赤果維納 Bosnia-Herzegovina 兩洲之行政權。其宗主權，雖名義上仍爲七國所保留，而事實上，則無異於佔領，並認定其南方「諾威巴薩桑加克」一帶，爲其勢力圈，以此地爲「進出東方」之發足點，更擬進而求其出路於「亞得利亞」海及多島海上，惟於其前途，發見一塞爾維亞之大障礙，幸當時塞國當權者，爲排俄主義之「俄葡列洛威基」朝，故奧匈國善能籠絡之以爲己用，自斯以後，德奧兩國，互相提攜努力，扶植其勢力於巴爾幹，遂於千八百九十九年，由土國獲取一鐵路建築權，其路線係由君士坦丁貫通小亞細亞以出「巴格達」再達波斯灣。

不圖遇一事變，予德奧兩國之東進政策以一大頓挫，先是千九百零三年，塞國「比爾谷拉」市，陡然發生悲慘革命之結果，親奧派「俄葡列洛威基」朝，經亞歷山大一世之遭暗殺而告終局，親俄派之「加拉格俄爾格維基」朝之「撒帖爾」起而代之，新王卽位後，塞國脫離奧匈國監督，與俄國關係益形親密，成爲統一南斯拉夫卽大塞爾維亞運動之中心。

千九百零八年十月六日奧匈國宣言併合波斯尼亞赫爾赤果維納 Bosnia-Herzegovina

兩洲，以阻礙大塞爾維亞運動於未然，但該二州古時即屬於塞爾維亞帝國之一部，其住民今尚爲塞爾維亞族，並佔最多數，塞國以該二州爲本國將來發展地，故對此宣言，不勝憤慨，立下動員令，提出強硬抗議，並向各國申訴理由，謂奧匈國併合二州，不僅違反伯林條約，且危及塞國存立之基礎云云，於是以保護塞國自任之俄國，極力維持塞國主張，英法兩國，亦以爲破壞伯林條約，主張各國會議，解決爭執，然奧國以第三國現在無干涉二州問題之權利，毅然加以拒絕，因是情形日益危迫，並傳聞奧國有已向塞國宣戰之風說，俄國亦勢將起而援助塞國，德皇乃親致俄帝一電，警告此事，謂俄國若非無條件承認二州併合問題，則德國不得已爲對奧匈國盡其同盟義務起見，將對俄國不辭一戰等語，當時俄國方敗於日本，瘡痍未復，無絲毫之力，與德奧抗，惟有屈服，英法兩國，亦無可如何，不得已承認併合二州，塞國更無置喙之地，卒於千九百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，對奧匈誓稱，願放棄匈來所取之反抗態度，自今以後，與奧匈國保持睦誼等語，塞俄兩國，受此屈辱，實爲不可否定之此次戰亂之禍因。

嗣後繼續發生事件，益滋禍因，即千九百十二年，塞國於第一次巴爾幹戰爭，擬達